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系,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麥草垛

彥妮

麥子出來以後，就再沒有見過雨。太陽明晃晃的，像是覬覦小河溝那眼尚未乾涸的沙泉。風倒是如期而至，慇勤地掃視著這片溝壑縱橫的土地，生怕漏掉哪一處角落。山頭漸呈褐紅。陰窪裡偶見苦蒿和冰草，干扎扎的，沒有一點活氣。老鴰尖叫著，在山樑上空盤旋一圈，彷彿經不住火焰的炙烤，倉惶而無望地逃到深溝裡去了。

一年莊稼兩年做呢，卻逢上這般的天氣。崖畔上的野菊倒是開了，也一臉憔悴，焉巴巴的，缺乏生氣。地頭上搖曳著幾根虎尾草。莊稼病懨懨的，儘管有的還與土地連著幾根髮絲般的細莖，膚色卻已是失血的蠟黃。眼看麥子要灌漿了，火南風還在張牙舞爪地刮著。西海固凡是見到水的地方，都成了人們的朝聖之地。他們隔幾天去地裡看看，隔幾天去地裡看看，明知道這些焦黃的麥子已夭折了，沒指望了，他們還要蹲下身去，攥一把不到五寸高的「神苗」，摸一摸燙手的窪地，對著天空不由自主地祈禱。

秋糧壓根兒就沒種，夏至還是到了。儼然健全的父母生了殘疾孩子，不管那孩子有多難看，不管他拖累有多大，做父母的都不會忍心將其輕易丟棄。不用鐮刀，不戴手套，就那麼蹲在烈日下，連毛帶草地收了一些麥草捆了起來。

人背一捆或是驢馱兩捆，噗嗒噗嗒地從陡坡山窪裡走回來，照樣會將其認真地垛在牆角，充當一年的收成。

那些越看越少的麥草，我一時還捨不得喂驢。我要把它們留著用在刀刃上。還不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在難以見到太陽的深溝或者山澗裡，尚能割一些野草回來添補牲口的草料。人沒吃的還好想辦法，牲口沒吃的，就真的難以對付了。

我不敢偷懶，妻子也勤快。轉眼間我們捱過了整個秋天。深秋的時候竟下了場雨，光禿禿的山梁一下又顯綠了。我趕著毛驢，一邊放牧，一邊鏟草，有時忍不住還來幾句「山丹丹開花紅艷艷」。

滿以為牆角的那點麥草可以讓毛驢度過深冬了，結果，在一個大風天，我們正在院子裡忙碌，妻突然說哪來那麼多黑煙？我一細瞧，竟是從牆角升起來的。不看則已，一看就慌了。那些被我視為珍寶的麥草，瞬間已被一團火球包圍！我大叫一聲，飛奔前去。火焰已經越升越高，我大呼小叫，兩手亂舞，不知道怎樣才能將其撲滅。沒有水，我只能回頭再找鐵鍬。顧不上選擇，我就地挖土往火堆上扔。大哥應聲過來幫忙，鄰居也紛紛跑上前來，他們挖不上土，就直接跳上牆來，將我的院牆都挖掉了半截。有人又找來水桶，在附近的水窖裡打來涼水，一桶一桶往麥草垛上澆。火勢終于小了下來。但麥草垛已經剩了不到原先的一半。幸虧撲救及時，要不，旁邊不遠處就是鄰居的麥草垛，那一垛要是燒起來，估計附近的房子都會被株連。

看著被燒得又黑又少的麥草垛，我心疼得癱軟在地上。我不知道是誰放的火，也不知道以後的毛驢要靠什麼過冬。我口乾舌燥內火攻心，滿腦子就剩一個念頭：我挖地三尺也要把放火的人找出來！

我顧不得洗臉洗手，就在滿牆跟亂竄。我像搞偵破案件的戰士，不放過任何一點蛛絲馬跡。終于，我發現了一小堆灰燼——非常明顯，就是這一小堆火源，直接引燃了我家的草垛。

誰是罪魁禍首？是誰點了那堆小火？是誰點了那堆小火的？我一身灰土，在滿巷子亂叫。幾個小孩看見我怒氣沖沖的樣子，都嚇得躲到了一邊。他們一邊擺手，一邊聲明：不是我點的！不是我點的！

回到家裡，門虛掩著。兒子在炕上睡著。外面那麼大的動靜，沒有吵醒他麼？起火前曾讓他去隔壁小賣部買火柴的，但是，他幾分鐘後明明就回來了呀！我揭開被子，孩子閉著眼睛，可是明顯沒有睡著。他的眼皮在不自覺地顫動，全身在發抖。才四歲左右的孩子，他的那點小心思，如何能遮掩住他內心的恐懼？

巴掌沒有掄起來，我的眼淚已湧了出來。我一句話都沒再說，轉身跑了出來。我想起了快要瘋掉的尼采。他在都靈街頭遇到一個馬伕，因為當時看不慣馬伕正在不停地揮鞭打一匹拉車的馬，他便忍不住衝上前去，緊緊抱住馬頭，失聲痛哭……我永遠記得他一面哭一面親吻著馬頭說過的那句話：我苦難的兄弟啊！

是的，都是我苦難的親人啊！

上蒼有眼，我家的毛驢並沒有因此挨餓。三嬸無償將她家積攢的麥草，讓我們拉了滿滿一架子車回來。在溫暖的陽光裡，我和妻一點一點將那些麥草鏟得碎碎的，用篩子端給毛驢，然後聽著它咀嚼草料的響聲，才一步步回到煙火深處……

艾草

李日清

據說
這種草本植物
能夠治百病
我每年在數伏天
在太陽
沒有出來的時候
拔一些，
存放在屋簷下

就是想盡辦法
治癒母親
風濕性關節炎
但效果不太好

母親多次說
裏面的暗疾
藏得太深
能緩解一些就行

這些話
就像一場風暴
正一一逼近我

深圳雨巷姑娘

安落汐

讀書時特別喜歡雨，因為喜歡雨卻不小心喜歡上了油紙傘。讀過戴望舒的《雨巷》後，對那把穿越煙雨濛濛江南的油紙傘，更是念念不忘。小小的一把油紙傘啊，在我心中搖曳了許多年。

大學畢業後，在深圳漂泊多年，終日忙碌的生活，幾乎讓我忘記了喜歡油紙傘這件事。

一個細雨霏霏的傍晚，一位穿著一身淡綠色旗袍的姑娘與我擦肩而過。

她撐一把紫色小花的油紙傘，腰肢柔弱，長髮飄飄，走起路來聘聘婷婷，婉約中帶著一份秀美。我征在原地目送她遠去，直到她婀娜的身段消失在城中村的街道巷尾，還未從中抽離。

後來，常見她晚上在城中村的路邊擺攤賣水果。每次見她時，她總是穿著不同款式和顏色的旗袍，且喜歡在水果攤旁支起一把油紙傘，晴時遮陽，雨時擋風雨。她的眼睛笑時像夜空澄亮的星星，聲音像夏天的風，她像四時不同的風景，點綴著城中村一隅的顏色。

住在城中村的異鄉人大多像蜉蝣一般，今天在這明天就不知在哪。

我堅守在城中村追夢。有一天，水果攤和旗袍姑娘一起消失不見了。後來，無意間聽別人說起，她老公做生意發達了，他們搬到高檔花園小區住了。

春去冬來，年輪不經意間悄悄溜過指尖，匆匆數年。深圳的雨季總是不期而來，每到下雨時，我總喜歡在人群中，有意或無意搜尋那把帶有紫色小花的油紙傘。

今年，我的生活陷入兵荒馬亂的中年危機。有一日，我一個人百無聊賴地行走在街區，不經意間瞥見路邊新開的一家水果小店，店門口吊著的幾頂油紙傘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駐足觀看，女店主正手腳麻利地將顧客選好的水果稱重計價，她的頭髮挽成一個丸子髮髻，汗珠順著臉夾向下滴答著。

——原來是她！我內心一陣驚喜。

無論生活經曆過什麼，她總能活出獨有的味道和腔調。她就像油紙傘一樣能屈能伸，越是面對風霜雨雪，越是堅持遺世而獨立的品格。我欣賞且想成為像她一樣美好的人。

我買了些水果，付錢時輕聲說了句：「我見過你撐油紙傘穿旗袍的樣子，真好看！」

她聽後微微一征，無處安放的手輕輕捋了一下鬢邊的頭髮，投來意外與驚喜的目光。

我同她閑聊了幾句，便匆匆離開。

回去後，我重新點燃生活的鬥志，沒多久便如願找到新工作，生活向著美好的方向前進。

又過了些時日，我撐一把油紙傘，再次經過那間水果店時，我看見女店主穿著一身淺綠色的旗袍，正倚門而立。

九月的風輕輕地吹拂，紫色的小花在油紙傘上綻放，我們遠遠地看著彼此相視而笑。

上海金融法院發佈金融行政案件「三年報」

中新社上海9月26日電　上海金融法院26日通報2018年8月至2021年8月金融行政案件審判情況。

作為中國首家金融法院，上海金融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成立。院方表示，自成立起至2021年8月，上海金融法院共受理金融行政案件66件，審結66件。

上海金融法院副院長林曉鎳在通報中表示，從案件類型來看，主要涉及履行法定職責和政府信息公開兩大類，另有部分案件涉及行政處罰、其他金融監管措施、權利質權登記等。

從涉訴行政機關分佈來看，上海證監局、上海銀保監局、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較為集中，國家外匯管理局上海市分局、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管局、浦東新區金融工作局等監管機構在個別案件中涉訴。

從訴訟形成的原因來看，主要涉及不服金融行政處罰行為、投訴金融機構不當催收、要求保護個人信息等方面，訴訟形態以要求行政機關履行監管職責為主要表現形式。

在部分案件中，當事人對金融監管機構作出的行政處罰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亦有金融機構對個人信用卡欠款等金融債務進行催收過程中存在催收頻率過高、催收對像錯誤等問題，導致當事人向有關監管機構投訴，因對投訴處理結果不滿引發糾紛。

與此同時，法院方面表示，當前，金融消費者的個人信息保護意識日益增強，而金融機構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仍存在薄弱環節，由此引發了爭議。

例如，當事人季某向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投訴某銀行未經授權查詢其本人信用報告。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經核查認定該銀行個人信用報告查詢管理工作存在疏忽，對他人代季某簽署的個人信用報告查詢授權書的事項審核把關不嚴，並據此作出答覆。

季某認為監管機構應當對有關商業銀行進行行政處罰，並刪除其相關徵信查詢記錄。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則認為季某的上述要求超出其法定職責範圍，由此引發糾紛。

洪朝墩慨捐英林中學菲校友會文教

設令先尊洪文曲學長教育紀念基金

英林中學菲律濱校友會訊：本會洪副理事長朝墩學長暨賢昆玉令尊，亦即本會洪名譽理事文曲學長（原籍晉江市英林鎮陳山村），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卅一日晚十一時四十二分壽終於崇仰醫院，享壽六十有五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越九月十五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安葬於拉羅瑪紀念陵園之原。出殯之日，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洪副理事長朝墩學長暨賢昆玉等幼承嚴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愛護校友文教福利之遺志，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餘，猶不忘本會青少年下一代之文教福利，特慨捐菲幣壹拾萬元，設立令先尊『洪文曲學長教育紀念基金』，嘉惠本會囊螢映雪、發憤苦讀之莘莘學子，獎掖後進，功在當代，利於校友千秋萬代。義舉仁風，殊堪敬仰！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洪朝墩賢昆玉慨捐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本會洪文藝股主任朝墩善友暨賢昆玉令尊，洪府君諱文曲善友（原籍晉江市英林鎮陳山村），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卅一日晚十一時四十二分壽終於崇仰醫院，享壽六十有五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越九月十五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安葬於拉羅瑪紀念陵園之原。殯禮之日，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洪文藝股主任朝墩善友暨賢昆玉等幼承嚴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僑社慈善福利之遺志，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餘，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特獻捐菲幣貳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之用途。義舉仁風，殊堪欽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施振宗家屬捐臨濮福利

旅菲臨濮總堂訊:本總堂顧問施振宗老先生(西潯)，即本總堂族親施文川，施玉瓊，施玉璇賢昆玉令尊，於客月長辭世間，駕鶴西歸，老成凋謝，哀悼同深！其哲嗣侍親至孝，孝思純篤，為軫念先尊，特獻捐菲幣一萬元予本總堂作為福利金，守制之期猶心繫公益，實堪欽佩，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施振宗家屬捐潯江福利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顧問施振宗老先生(西潯)，即本會族親施文川，施玉瓊，施玉璇賢昆玉令尊，於客月與世長辭，歸真蓬萊，哲人其萎，哀悼同深！振宗老先生生前熱愛宗族，關懷族親，熱心公益，其哲嗣牢記先尊遺訓，特撙節獻捐菲幣一萬元予本會作福利用途，仁風廣被，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施振宗家屬捐西潯福利

旅菲晉江西潯聯鄉會訊：本會施榮譽理事長振宗鄉賢，即本會鄉僑施文川，施玉瓊，施玉璇賢昆玉令尊，不幸於客月仙逝，哲人安仰，軫悼同深！振宗鄉賢畢生熱愛鄉會，關懷桑梓，關心公益，其哲嗣為發揚先尊遺志，特節省靡費，獻捐菲幣三萬元予本會作為福利金，善行義舉，式堪欽佩，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施明雄丁母憂

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訊：本鄉會施理事明雄洎賢昆玉令萱堂，亦即本會青年組總務施銀旋賢昆玉令祖慈洪秀奎太夫人（華峰土地寮），痛於公元二〇二一年九月廿六日（星期日）上午九時，逝世於崇基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齡。萱花凋謝，哀悼同深。由於疫情期間嚴控隔離，不便籌設靈堂停柩，擇訂於西曆九月廿七日（星期一）下午五時出殯，茶毗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電函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由於時逢疫情嚴重防控的特殊時期，喪家大事簡辦，也為遵政府防疫法規及為各位同仁鄉僑安康之計，本會也僅能藉此芳靈安息也。

旅菲首峰中學校友會訊：本會施常務委員明雄賢昆玉令慈，施秘書長銀旋學長令祖慈洪秀奎太夫人（華峰土地寮），痛於公元二〇二一年九月廿六日（星期日）上午九時，逝世於崇基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齡。萱花凋謝，哀悼同深。由於疫情期間嚴控隔離，不便籌設靈堂停柩，擇訂於西曆九月廿七日（星期一）下午五時出殯，茶毗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電函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由於時逢疫情嚴重防控的特殊時期，喪家大事簡辦，也為遵政府防疫法規及為各位同仁鄉僑安康之計，本會也僅能藉此芳靈安息也。

施長懷丁憂

旅菲首峰中學校友會訊：本會納卯地區聯絡主任施長懷學長洎賢昆玉令尊施能挽老先生（群峰二房寮），不幸於公元二〇二一年九月廿五日晚上六時四十分，於故里本宅壽終正寢。享壽七十有四高齡，披宿埋光，哀悼同深。現停柩於故鄉本宅靈堂，擇訂於西曆 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三）未時出殯，茶毗於晉江殯儀館火化場。

本會聞耗，經致電函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由於時逢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嚴格隔離防疫，諸多不便，本會僅能致送花圈，藉此遙奠英靈安息也。

施長懷丁憂

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訊：本會理事施長情賢昆玉令尊施能挽老先生（群峰二房寮），不幸於公元二〇二一年九月廿五日晚上六時四十分，於故里本宅壽終正寢。享壽七十有四高齡，披宿埋光，哀悼同深。現停柩於故鄉本宅靈堂，擇訂於西曆 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三）未時出殯，茶毗於晉江殯儀館火化場。

本會聞耗，經致電函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山海遠隔，又逢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嚴格隔離防疫，諸多不便，本會僅能致送花圈，藉此遙奠英靈安息也。

旅菲晉江群峰校董會洎群峰聯誼會訊：本校董會董事，本聯誼會理事施長懷賢昆玉令尊，施能挽老先生（群峰二房寮），不幸於公元二〇二一年九月廿五日晚上六時四十分，於故里本宅壽終正寢。享壽七十有四高齡，披宿埋光，哀悼同深。

現停柩於故鄉本宅靈堂，擇訂於西曆 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三）未時出殯，茶毗於晉江殯儀館火化場。

本會聞耗，經致電函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山海遠隔，又逢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嚴格隔離防疫，諸多不便，本會僅能致送花圈，藉此遙奠英靈安息也。

施明語明前明雄丁母憂

計順市和記訊：施“明容”，明語，明前，明雄，明正，明諒，明珠，明暖賢昆玉令慈，亦即故施清鉗令德配，施府洪太夫人諡秀圭（秀奎）（晉江市深滬鎮華峰土地寮）痛於公元二〇二一年九月廿六日（星期日）上午九時，逝世於崇基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礙於疫情期間，遵守菲政法令，飾終事宜從簡。

擇訂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下午五時茶毗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聖樂堂。待日後疫情控制，將持吉期超渡法事。